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二日  
第十號

### 目錄

蘇聯的共產黨及義大利的

棒唱團 林瀛洲

魯波爾德的聖誕節的禮物

玉虬譯

暑天冷語

蘇女

## 蘇聯的共產黨及義大利的棒唱團

(續)

林瀛洲

### 第四節 共產黨之現勢

自從一九一七年十一月革命以後，各領袖間因為重農重工的政策不同，聚訟紛紜，已經不止一次；就算李寧手段靈敏，曲意懷柔，得以免於決裂。到斯他林 (Joseph Stalin) 執政以後，終因意見紛歧，而竟分裂為下述的三派。

#### 一 杜羅斯基派

這一派在共產黨中要算是左派。這一派惟一的領袖人物是杜羅斯基。這一派

認定大農和中農都是榨取階級；所以極力主張提高工業品的價格，面對大農和中農課以重稅，以限制其勃興。他們常常罵幹部派是「開倒車」，罵斯他林「小革命」，是「官僚化」。他們很希望恢復到從前的軍事共產主義的狀態。因為他們這一派輕農重工，所以又有人把他們稱為重工主義派。他們這一派對於世界革命，是主張向西發展的。現在他們這一派的領袖杜羅斯基雖然已經被趕出政治舞台，其餘的重要黨人，雖然已連帶的都被開除黨籍，一時似乎沒有再握政權的可能；但是這一派的勢力，却仍然不可忽視，因為有許多知識分子，和許多革命青年，還是贊因他們

而竭力擁護他們。

#### 二 斯他林派

這一派在共產黨中要算是中央派。這一派的領袖人物，除斯他林而外還有布哈林。他們這一派可以說沒有一定的主張；當其驅逐杜羅斯基的時候，他們極力同賴可夫 (Alexis Rykov) 派聯絡，主張減輕富農的負擔，允許穀物自由出售，使農村的富農，成為城市勞工的同盟。但是到了近來見富農漸漸的跋扈，於是又改變態度，又有採取敵派——杜羅斯基派——的重工輕農的政策傾向。他們這一派對於世界革命，是主張向東發展的。他們這一派的勢力，比杜羅斯基派或賴可夫派都大。

## 三 賴可夫派

這一派在共產黨中要算是右派。這一派的領袖人物，除賴可夫（六月一日大公報登有柏林五月二十九日亞細亞海洋社電：「蘇聯新選中執委會，舉賴可夫聯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外，還有加里寧。這一派主張繼續農工聯合政策；他們以為蘇聯的無產階級中農民佔大多數，如果採用重工政策，壓迫農民，那麼，穀物的恐慌，勢必繼續增高，前途將不堪設想。他們完全是新興的資產階級和富農的代表；蘇聯的經濟命脈，都在他們的掌握之中。所以就政府各機關和黨部的勢力來說，他們雖然比不上斯他林派；但是就經濟活動的力量來說，斯他林派却又萬萬比不上他們。

## 第五節 李寧傳

## 一 幼年時期的李寧

尼古拉李寧，並不是李寧的本名；他的本名是叫「佛拉第伊立路烏利埃諾夫」(Vladimir Ilyich Ulianoff)。他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生於窩瓦河 (Volga) 所流經的辛賓斯克 (Simbirsk)。他的父親曾為小學校的經理人；後又做過辛賓斯克市政廳的參議官，因而得了貴族的稱號。李寧有兄弟三人，姊妹二人；其兄亞歷

山特爾 (Alexander) 因為謀殺俄皇亞歷山大第三，被處死刑。李寧由辛賓斯克中學畢業以後，因為是大逆不道的兄弟，所以不得入俄京大學，乃轉入客桑 (Kazan) 大學的法科；不久，又因有革命運動的嫌疑，又令退學。後來又入了彼得格勒 (Petrograd) 大學，學習法律經濟，得了法學士的學位，而為辯護士；但却沒有出過庭。他少年的時候，曾與馬戲團的一位少女名叫李寧亞 (Lenina) 的發生戀愛，所以有一次在某文稿上就直然署名李寧 (Lenin)；在那時不過表示念念不忘，但到後來他努力革命運動的時候，竟變為他的逃避迫害的假名了。可惜有情人沒得成為眷屬，而與李寧結婚的，却是奈台奇達康斯坦丁諾那庫魯濱斯卡耶 (Nadeshda Kuznetsova) 女士。

## 二 努力革命時期的李寧

李寧是一個深信馬克思 (Karl Marx) 主義的人，他在彼得格勒曾組織「勞動

解放鬥爭同盟」；但因觸忌官廳，被捕下獄，並且在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又把他就流放到西比利亞 (Siberia)。徒刑既滿，李寧又到西歐與一般亡命的朋友們發行火花雜誌；但當社會民主黨分裂為鮑爾希維克和門希維克的時候，這個雜誌不幸又歸

了門希維克。於是他又另外發行一種新聞，名曰向前方。這就是鮑爾希維克最初的新聞機關。一九〇五年第一次革命失敗以後，他忽而亡命芬蘭，忽而亡命瑞士，忽而亡命法國；一九〇八至一九一〇年間，他在巴黎努力讀書，『唯物哲學與經驗批評』的名著，就是產生在那個時候。一九一二年他又從巴黎移住克拉可；在這個時候，他的文字上的宣傳運動，影響到後來的革命，實在不少。歐戰發生以後，他覺得第二國際不能徹底實行社會主義，就毅然同第二國際絕緣；先創立了一個只有七人的青年勞動者團體，以後又更進一步，而有第三國際的組織。一九一七年三月革命以後，他雖然得回本國；但是七月革命以後，他又逃往芬蘭。以後他又回到俄國，鼓動革命；十一月七日的俄國社會主義的大革命，完全成功，而他也就被選為勞農政府的人民委員長了。

## 三 掌握政權時期的李寧

李寧自從掌握政權以後，對內則解散憲法會議，力謀中央集權，創立無產階級的獨裁制；對外則單獨與德奧保土媾和，脫離歐洲大戰。他以一身而兼人民委員長，蘇維埃會議的名譽議長，勞動及國防會議的議長三要職。在一九一八年八月的時

候，他曾發一女子狙射二槍，後僅取出一彈，而尚有一彈未曾取出；所以自一九二一年以來，就常常多病。後來雖將槍彈取出，然不料又起腦充血症，竟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病歿於莫斯科（Moscow）郊外的山中。

#### 四 李甯生活的概述

李甯身材短小，頭腦圓大，額高而髮禿，口闊眼小，鬚髮蓬蓬成茶褐色，面上多皺紋，一望而知其為飽經風霜之人。他的演說雖不多麼漂亮，但是徹頭徹尾有論理的組織；他的文章雖然很是平易，但是頗有宣傳的效力。他的生活，是能實行適用於社會生活的嚴格規律的。他的食物是野菜湯和黑麵包，茶和粥；他所睡的牀也是極其粗劣。他的精力很好，他每日作事的时间，常自十五小時至十八小時。

（未完）

### 魯波爾德的聖誕節的禮物

Bret Harte 著 玉虬譯

作給小兵看的一個故事

在加利佛尼亞地的聖誕節的時節是——一個降雨和草木萌動的時節。有時候日頭透過流雲和飛翔的浮雲，用一種奇蹟照臨到這憔悴的山上，並且死滅和復活彷彿像一個似的，一個快樂的生命從凋殘的

極端的苦痛中就向外並向上的掙扎出來了。甚至於掃蕩過枯葉的大風雨却滋養了那代替他們的嫩芽。這時並沒有純粹寂靜的插曲；農夫的犁嘴在這蘇醒了田野上面緊跟着最近的雨水所遺留下的犁溝。大概是因着這種原故，所以那裝飾着這客廳的聖誕節的常青樹帶着一種不合宜的樣子，且對着玫瑰花呈現出一種奇異的相反的性质來，他們透過了窗戶很模糊的往裏瞧看；因為西南風朝着玻璃擊打他們的柔嫩的外貌呢。

「現在，」這醫生一面說話一面把他的椅子拉得靠近這火一些，且十分溫和而堅決的瞧着圍繞着他的淡黃色的腦袋的半圓形，「在我開始講我的故事以前，我要你們明白的就是我是不能被任何的可笑的問題給中斷的。在頭一個問題的時候我停止一會兒。在第二個問題的時候我覺得我就應分給你們每人一服藥油嗎。移動他的腿或胳膊的男孩子我就認為是請我給施手術。我已經把我的器械帶來了，決不讓娛樂來妨害我的生意。你們答應這樣作麼？」

「是的，先生」六個小聲音同時說道。這齊聲的聲音，無論如何，緊跟着就是半打偶然發出的問題。

「不要作聲！拔博，把你的腿放下來，不要弄響那個刀。佛羅拉要坐在我的身旁，像一個小姑娘似的，給其餘的人作一個榜樣。馮唐也可以在這裏，假如他歡迎的話。現在，將汽油燈放下一點來，就在那裏罷，成啦——使燈光顯着明亮一些就儘夠了，且要把聖誕節的蠟燭誇耀一下子。每個人都要緘默！剝一個杏仁或是吃他的葡萄乾顯出太高的聲音的孩子，就要由這間屋子裏驅逐出去。」

有一種深沉的寂靜臨到這屋子。拔博很慎重的把他的刀放在一旁且十分細心的安置好了他的腿。佛羅拉，異常柔媚的整理了伊的小護胸的兜兒以後，把伊的胳膊放到這醫生的肩膀上面，且容伊自己被拉到他的旁邊。這年幼的異教的侍僕馮唐，在這個難得的機會，也得着允許可以在客廳裏同享聖誕節的宴樂，用一種立刻成爲又可愛又聰明的笑容看着這羣人。在架子上面有一個法國鐘被一個古銅色且四肢配置得很相稱年輕的牧羊女子給支撐着，它的輕敲的滴滴聲是攪擾這屋中的聖誕節的平靜的唯一的聲響——一種使常青樹，新鮮的玩具，香柏木的箱子，膠，和油漆的氣味保持着超乎所有的智慧以外的一種相稱的結合的平靜。

「差不多四年以前在這個時候，」醫生開始道，「我在某一個城裏擔任一科功課。教授中的一個是一個善於應酬的，仁慈的人——雖然多少有一些講實際和頑固的地方——在聖誕節的晚上請我到他家去。我是很喜歡去的；因為我十分熱望去看去瞧他的兒子中的一個，那個孩子雖然年紀不過纔十二歲，可是人卻說他是異常聰明的。我不敢告訴你們這個小孩子能夠背誦多少拉丁文的詩，或是他已經著作了多少英文詩。一則，你們一定要讓我去背誦它們；二則我不是一個韻文的鑑別家——無論是拉丁文的或英文的。但是確有鑑別家說一個孩子幹出這些事是非常奇異的，且每個人都為他預言一個光明的將來。除了他的父親以外每個人都這樣說。什麼時候一提起這件事來，他就十分懷疑的搖着他的頭；因為，照我所告訴你們的，他是一個講實際的實事求是的人。」

「那天晚上在這教授家裏有一個暢快的會。近鄰的所有的孩子都在那裏，且在他們中間有這教授的聰明的兒子，他們叫他作魯波爾德——是一個瘦小的青年，差不多像那兒的拔博一樣高的身材，像我旁邊的佛羅拉一樣的美麗和嬌柔。他的健康是異常孱弱的，他的父親說道：「他不常出

去跑並且和旁的孩子玩耍——願意待在家中揣摩他的書籍，著作他所謂他的詩句。」

「好了，我們有像這樣的一顆聖誕節樹，我們發笑並且談話，叫喚任這樹上面有禮物的孩子們的名字，每個人都是極端快樂並欣喜的，那時小孩子裏面有一個突然發出一個驚訝和歡喜的混合的喊聲，並說道：這裏是為魯波爾德預備的一件東西——你們想想它是什麼呢？」

我們大家都猜。「一個書桌」；「一卷彌爾頓的集子」；「一枝金筆」；「一本作詩的字典。」「不？那麼，是什麼呢？」

「一個鼓！」

「一個什麼？」每個人都發問道。

「一個鼓！在上面有魯波爾德的名字。確實是有這種東西的。一個大小合宜，光亮，嶄新，包着銅邊的鼓，鼓上面有一個帶着這題贈的紙條，「贈給魯波爾德。」

(未完)

暑大冷語

打倒

薛女

昨天見着一位外國先生，他說：「現在中國好得多，不像從前那樣天天嚷着打倒，」我說：「現在我們有了出路！」他又向我發笑，這笑，使我打了一個寒噤，說不出話來，可也終於明白了「打倒」與「出路」並沒有關係！

出路

我們青年的力量究屬有限的，何妨擠開一條縫，也足夠我們的親戚朋友跟在後面走，(沒有狗字，特此聲明)「出縫」，使勁一擠就成功，頂多也不過「碰壁」，皮厚血凝，許不至於有何損失。

損失

倒是我們禮儀之邦的人民不太計較，帝國主義的國家，聰明得終究不算徹底，何苦每年要送進一大堆一大堆的好東西來，養活我們的軍閥，官僚，他們底太太，姨太太，小姐，少爺們。要是你們不送進那許多好吃，好看，好頑的東西，準可悶死他們，古國殖民，不是更方便得多嗎？何況我們恨在胸中，恨糊塗了，侍奉他們或你們都是一樣。

一樣

從前革命的，現在不革命了，從前恨革命的，現在入都革命了；我呢，從前也革過命，現在所恨的，也仍然不是「革命」，而是「大家都革命」，你革我的命，我革他的命，他革她的，結果，全民革命了，而小民沒有飯吃，沒有飯吃，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辦不到，怎麼？只有喝粥喝窩窩頭了，這於來自田間的人，慣了，反正一樣。